



音乐剧

天心月圆



制作单位：自在音乐舞台工作室

主办单位：吉隆坡菩提工作坊

剧情简介：

1900年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高举灭洋旗帜。为了消除这股反帝国主义的势力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侵华联盟，攻陷了天津。正在赶路到开封考府试的李叔同眼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到，救国救民的理想也随之破灭。

1905年，在敬爱的母亲去世后，李叔同决定随知识份子留学救国的热潮，留下妻子和儿子，东渡日本留学。在东京，他主修西洋画和西洋音乐，并与曾孝谷等创组《春柳社》公演西洋话剧，成为中国新剧运动的先驱。他也在这里遇到了诚子，一个和他同样热爱艺术的日本女子。纵然知道李叔同在故乡有家室，但诚子依然选择了这段爱情。李叔同于三十一岁毕业，带同诚子回国。这个时候辛亥革命成功，清朝被推翻，不过局势还是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，处于军阀时代。李叔同觉得社会非常需要教育和艺术的洗涤，先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等校，他的学生如丰子恺及刘质平等深受他的影响，往后都成为举足轻重的艺术大师。

当他把一身的文艺传授学生时，自己则追求精神上更高的层次。三十九岁时放下万缘，毅然出家。他一生做人凡是认真和严肃，他要学一样就要像一样，做什么就要像什么，出家后，他发愿研习戒律，立志复南山律宗，整理律宗著述，终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高僧，弘一大师。

弘一大师简介：

1. 俗姓李，名成蹊、文涛、岩、岸、息、哀、婴等，字叔同，号息霜
2. 肋年出生天津，家世富裕，性情倜傥恬醇，于诗文词赋、书画、篆刻、音乐、戏曲皆有所长
3. 19岁奉母南迁上海，入南洋公学肄业，组织上海书画公会
4. 1905年留学日本，入东京上野美术学院，专攻油画及西洋音乐
5. 1906年与曾孝谷、陆镜若人于东京组织《春柳社》公演西洋话剧“茶花女”，为中国新运动之先驱。
6. 1910年毕业回国，成为上海《太平洋宝》及《文美》杂志主编
7. 1912年起，担任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美术和音乐教师，首开中国以裸体模特儿教学，更以西羊音乐入曲之风，并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如丰子恺、刘质平等
8. 完成许多著名曲子及歌词，如“忆儿时”、“送别”、“悲秋”、“三宝歌”等等，传唱至今，仍脍炙人口

9. 1916 至杭州虎跑寺断食 17 天，自觉身心灵化，隔年皈依三宝
10. 1918 年于虎跑定慧寺出家，终生刻苦惭，以弘扬戒律为己志
11. 1942 年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

制作群感想

何灵慧（制作人/导演/编剧）

1999 年在马来西亚首演《释迦牟尼佛传》后的巨大及热烈回响，令我们受宠若惊。接下来的 3 年，在新加坡和南非的演出有更多的惊喜：每一幕戏后都得到一阵阵的热烈掌声。。。这就是音乐剧的魅力！

也就因为这种魅力，所以这 4 年来，我的脑海一直酝酿着另一场音乐剧。2000 年真年就已经开始写《天心月圆》的剧体，没想到一写就写了 3 年，那是因为李叔同先生或是弘一大师的一生真的太丰富、太伟大了。2003 年月终于完笔，马上投入制作。

《天心月圆》有 38 位演员，17 场戏，17 个布幕，从中国清末到民初。还有日本场景，更有下雪和暴风雪的场面，制作班底和设计师花了一整年时间做资料搜查，务求使观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单是服装就超过 20 件，更会运用到数百盏剧场和电脑灯营造多种不同的舞台效果。总之，在制作上我们不惜功本，只为让观众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最佳享受。

《释迦牟尼佛传》是一个好的开始，《天心月圆》则是一个理想的延续，诚邀您来分享我们的心血！

黄慧音（作曲/编曲/音乐总监）

“一笔线条，一个音符，都是充满生命。艺术家的心可以容纳一切的美丽！”

剧本里简单的一句话，描划出对艺术应有的态度。“天心月圆”剧本里的每一段文字都充满生命力，创作的音衬良自然的随着一页又一页的感动而谱成。

这一次有很多新面孔加入，与旧人溶在一起的歌声和戏，有新火花！您将听到由多种音质而串成的和谐。音乐以交响乐为主，也编入钢琴，中国，日本，甚至于马来西亚传统乐器，以更丰富多彩的音乐空间，主要把每一幕戏的感情精粹都掏出来。“释传”的音乐倾向“天马行空”，“天心月圆”的音乐却是贴近生活；你我都可能在里头感受到自己的故事，听到自己心声，而随之歌唱、起舞！

懂得欣赏艺术，也是艺术！圆满艺术的梦，因许许多多用心的你和我而实现。

图片



资料来源：[自在音乐舞台工作室网站](#)

天心月圆 读别人的故事 找自己的完满

1999年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奠下感动的力量。5年后，带着《佛传》的荣耀，他们搭上时光列车，从遥远的印度穿越时空来到清末的中国，把弘一大师的一生用音符和文字编写，再驱车开往21世纪的马来西亚，把弘一大师的故事搬上舞台。这部音乐剧的上演，是机缘却非偶然。《天心月圆》的蓄势待发，自有动人且令人钦仰的精神能量。你沉入河床的动容，会因为《天心月圆》的诚意及弘一大师永世不朽的精神而苏醒。

攫取睽违已久的心灵饱满

机会开出了一条路，往后的发展是个人造化。当《佛传》的荣耀滋养了何灵慧的艺术生命仅仅一年，她即着手《天心月圆》的剧本，一下笔，转眼即三年。

2003年完稿，排演马不停蹄地进行。灵慧执导的第二部音乐剧，找来了《佛传》的旧班底杨伟汉、周博慧、马建虹等人，在剧中唱演的，正是那个一生隽永伟大的大师的故事——佛门子弟熟悉的弘一大师、艺术学者敬仰的李叔同。

“我想导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故事，不想两个小时演完了就什么意义都没留下。弘一大师的故事有意义也具有故事性。出家前他是艺术家，精通琴棋书画，有学问有社会地位。后期他放下一切走入佛门，是个奇人。写剧本时发现，他的一生分得很清楚，前半生有爱情、战乱、离别，很精彩。后半生却很难写，他出家后很低调，我怎么也没办法把它写长。所以《天》里弘一大师的后半生，只有短短的20分钟，以第三者旁述的方式带出他出家的境界。”

出家前与凡人无异，李叔同的前半生免不了爱情的纠缠。灵慧说：“没有他前半生对爱情、艺术执着的张力，就没办法张显他出家后的两袖清风和伟大。里头一首大合唱《清凉》，是弘一大师一生的写照，当世俗都变得不重要，心里的平淡就是圆满，和主题《天心月圆》很附合。”

爱情于凡人重若千金，若然四大皆空，世俗却屈遥远尘事。大师未出家前的学生丰子恺说，人分为三个层次：一为生活忙碌奔波，二为追求艺术之美，第三种则更上一层楼地追求宗教。弘一大师经过了三种阶段，进而把余生寄托于宗教。灵慧说自己执导《天》谈不上弘法，却希望人们感悟了弘一大师的精神，心灵饱满地步出表演场地。

音乐是直接动人的形式

音乐剧里头，剧情的高潮起伏间，音乐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成功打造《佛传》音乐部分的黄慧音，这一次也为《天心月圆》操刀。“音乐剧的剧本就是歌词，主要部分都用唱的。《佛传》的成功让我初时作曲不太得心应手。后来我发现，两个剧本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。《佛》神圣而遥远，音乐可以天马行空和虚拟。《天》却贴近人们的生活，音乐较扎实。”

认真研究了《天》的时代背景，慧音走出了《佛》的阴影。音乐造诣深厚的黄慧音，其丰富的配乐经验是她蓄势待发的支撑。“作品先要先感动我自己，才能感动别人。尽管用了管弦乐、钢琴、华乐甚至日本乐器，但我希望自己的创作风格能保留。《天》

的形式倾向百老汇，所以管弦乐是主干。但偶尔二胡奏在弦乐或钢琴上的混合很新鲜。”

当然《天》并不局限于佛教徒。像当年《佛》到南非上演，没有熟悉的语言和宗教，南非观众心里却留下无界的动容。所以，《天》的音乐和剧情是直接进入人心的方式。不把宗教元素纳入其中，《天》只是一部用剧情和音乐感动人们的音乐剧。感动向来就没国界之分。

后记：

我们这年代的人没碰上革命、战争、那些兵荒马乱的画面只是纯粹的遥想。当李叔同那个亲身经历的时代背景，穿插在摇山撼岳的鼓声在台上活过来时，我们在“义和团”的灭洋行动、在弘一大师广告的抗战宣言中，打开了对那个来不及参与的时代的眼界。

在这儿我们谈不完《天》短短两小时半的丰实。当天我在预演中，看弘一大师的学生投入地送别，台上的人哭了，台下肃静捍出奇。朦胧中，弘一大师写的那首《送别》就悠悠地唱到心坎里：长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我和所有的观众，像错生在 1918 年杭州的李叔同学生，悲凄不舍地目送李叔同挥别凡俗。而那首渊远流长的《送别》，至今隐约还在卑窝里回荡。

文：翁婉君 摄影：王凤琴 编辑：谢慧丽 《星州日报》副刊 2004 年 6 月 24 日